

琼西路

■赵海波

每年寒假,我都会从岛外飞回家乡的小县城,这种不带任何仪式感的返乡,随性、自然。在悠长的假期里,享受南方的丰沛阳光,品尝滨海的美味佳肴。茶余饭后,照例在琼西路漫步,看熙熙攘攘的街市,看迎风摇曳的椰树,流连忘返。

琼西路头尾都奇特,有一种戛然而止的突兀。它没有命名前,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从乡下来到县城上班,单位给他分了个单间,家里人多,不够住,父亲使出浑身解数,到郊外的沙坡村找地皮。因为位置偏僻,价格较低,在一片远离县城的农田里,父亲以一己之力修建了两间平房。如果有人问我我家在哪,我会选择模棱两可的答案来应对:在铁路道口后面;或者说,在机耕队附近。实际上,家在水利沟里面,走一段琼西路,再往东走一段坑坑洼洼的田埂。夜幕降临,四周黑灯瞎火,蛙声此起彼伏,阴气逼人,没有一点城市气息。那个时候,铁路道口以北大片区域都是农村,琼西路短而窄,像一截被人丢弃的旧路,雨季来临,路上尽是泥泞,人走在上面,泥浆没住脚板。一个雨夜,我搭摩托车回家,撞上一块石头,摩托车打滑倒地,我四脚朝天,划破眼皮,缝了几针,脸上的伤痕至今仍若隐若现。

近些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县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城区拓宽,新建马路一条接一条,琼西路就是其中一条。如今的琼西路,已经看不到昔日破败的痕迹,在脚下延伸的是宽大笔直、双向六车道的柏油路,已然成为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家不再是座孤岛,四周矗立起一幢幢私人楼宇,水利沟被填平,铺上了水泥,并赋予一个城市化的名字:琼西路东二十六巷。我从外地给家里邮寄包裹,快递员能准确地将包裹送到家人手里。

拍浮米粉中

■肖若洋

我是一个南北方混血儿。我爸祖籍在淮河以南,是南方人;我妈出生在淮河以北,是北方人。而我,则属于南北混合的中原人。我爸爱吃米,我妈爱吃面,正像我的出身一般,我的口味儿也是巧妙地综合了爸妈——我爱吃面条状的米,俗称米粉。

今年过年,自驾从海南往老家郑州赶。临走前,特地又吃了一次海南粉汤和海南粉。别看都属于海南米粉,它们却相差甚远。粉汤是重于汤,重在喝汤,粉倒是次要的。粉汤代表了海南人的饮食风格——清淡。我初来时,吃惯了北方的咸、香和辣的风味,猛地那么一尝清淡的食物,只觉得浑身不自在。想着也许忍过几次不再吃它也就好了,没想到我妈爱上了粉汤,天天拉着我去过吃,直吃得我眉头一整天地皱着,差点改不回来。

粉汤做起来比较简单。米粉是熟的,宽约四分之一公分,筐里抓起来,往翻滚的汤中一扔,一对大筷子一搅,漏勺一捞,“哗”地盖进碗里,再拿出汤勺舀起一勺子汤往碗里一浇,盖上浇头,便可端上去给顾客享用。浇头多是清煮猪肉片或卤猪大肠,加上一些酸雪菜。汤是用贝类海鲜熬的,味极鲜腴。我爸也曾在家仿制过几次,但是无论他怎么做,味儿总感到不对。他再过去吃粉汤,趁机问老板那汤怎么做的。老板笑笑,道:哥,

三角公园附近有个市场,那是琼西路的最南端,终年人头涌动,尤其是春节,“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蔬菜瓜果、猪牛鱼羊,应有尽有。父亲是这里的常客,每天早上步行来此买菜,许多菜贩子都认识父亲,甚至知道父亲是名退休警察。我偶尔也光顾市场,有家小店出品的椰香糯米糕名声在外。我走进市场,拨开人群,来到小店门口,买几个糯米糕,坐在一张小凳上细嚼慢咬,回味童年的美好记忆。

琼西路沿线有许多店铺,可谓三步一店五步一铺。人行道比较宽,一些店主将座椅搬到店外,顾客就在人行道上喝茶。他们大多是上了年纪的长者,一壶茶可以坐半天,老板有时也凑过去,和他们攀谈几句。父亲热衷于喝老爸茶,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茶店里,几位老朋友一起就着加了糖的廉价茶水,谈国事聊家事,一天就过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乐此不疲。路通财通,琼西路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原来有块墓地在路边,县里开展殡葬改革,该墓地划入首批迁移对象。在外打拼多年的易歌军回乡发展,他把县城周边的地看了个遍,最后将目光投向这块离县城最近但开发难度也最大的乱坟场。家里人反对,朋友不看好,但易歌军是“一根筋”,他想做的事没人能改变。县政府鼎力支持,给予优惠政策,在最短的时间内,双方达成共识,签下合作协议。昔日“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的阴森之地,如今华丽转身成住宅小区。小区门口矗立着一块造型别致的石头,上面镌刻着小区的名字。县政府专门修建一条连接琼西路的滨海大道,从小区门口步行到海边,仅需十分钟。琼西路北面有条河,河中央有块沙洲,县政府利用河床的自然优势,建起了一个文化广场,广场外形像张开的贝壳,具有浓郁的海岛元素,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悉尼歌剧院。站在河堤,举目远眺,河流改变着自己,不久的将来,琼西路末端将呈现“一河欢歌”的盛景,为古老的河流加冕。

此刻,我从巷子出来,顺着琼西路的人行道往北走,一百多米处是思源中学的校门。放学时间,许多学生在门前聚集,他们身穿校服,在和煦的阳光下追逐嬉闹,如丝如泉的笑声在空中飘荡。若干年后,他们将从琼西路出发,走向更远的远方。

不是我不想跟你说,只是家里老婆管得严啊……您要是想吃,还是来这儿吃吧。

我居住海南日久,也曾为腌粉而痴迷。腌粉咸、香,主要是甜味在吸引我,我从没有接触过咸甜交加的味道,尝上一次,便被击倒了。我老家中原不这样使用味道,甜的就是甜的,咸的就是咸的,泾渭分明。往粉上浇上一勺打卤,再撒上几块肉干儿、几粒油炸花生米、笋酸菜,便可端上桌去。卤是热的,米粉是凉的。冷冷热热一混合,也不烫嘴了,立马就可以往嘴里送。吃几次之后,我就不喜欢吃腌粉了,一部分原因是甜咸的混合口味吃腻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肉干儿硬,容易塞牙,因此我也就慢慢地不爱吃腌粉了。

自驾归途中,路过清远,在那儿留宿了一个晚上,尝试了不少本土小吃。清远离桂林比较近,所以桂林米粉在清远也很盛行。我去过桂林,也吃过那里的米粉。桂林的米粉里常常有酸豆角夹杂在粉里,酸咸适中,非常有味儿。桂林的粉店大部分也都卖螺蛳粉,螺蛳粉有一股子怪味儿,不过正如臭豆腐和榴莲一般,有怪味儿的东西尝着也是有一股子乐趣。螺蛳粉也是这样,吃着味道非常不错。我只吃过一次,但是那滋味儿却让我至今还悠然神往。清远卖的桂林米粉也有几家做得挺正宗,只不过缺少了螺蛳粉的那股子怪味儿,到底差了点滋味。

长沙的米粉也让我惦记。长沙的米粉有着咸、香、辣的味道。第一次去长沙的时候,宾馆楼下就有一家做粉的馆子,做得非常好吃。长沙的米粉汤是棕色的,看着就让人有食欲。我最喜欢的是肥肠粉,肥肠的香、卤汤的咸、辣子的香辣,完全将我的胃口征服。在长沙的那几天,我几乎是每天早上都要去吃那家店的米粉。别的不要,就只要一大碗肥肠粉。每次都还吃得大汗淋漓,真是快哉!

在当代文学史上迄今为止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生活”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日常生活”这种提法却很少出现在相关的语境里。

“日常生活”这一概念在1950至1970年代文学中更具普泛性的涵义,是相对于“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言的,大致是指那些平凡的、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的生活场景和事件,很多时候也包含着缺乏典型性、不反映社会“本质特征”的涵义在内。如对茹志鹃的小说创作,批评家在指出她善于从日常生活场景的展开中,抉发出那些普通人“内在的精神世界的美”的同时,又认为其存在着不足之处,即“作家有责任通过作品反映生活中的矛盾,特别是当前现实中的主要矛盾”,作家“应当努力创造条件,主动地深入生活,去发掘现实中的主要矛盾,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认为其作品只能作为那些描写所谓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的作品的“补充”。在日常生活与“社会主要矛盾”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等级关系:前者或许可以曲折地通向后者,但将永远低于后者。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中,历史的发展有其一定的规律和方向,是否能反映出这一规律和方向,是其用以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的主要标准,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中也突出了文学的这一功能。左翼文学批评对文学中反映“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的不厌其烦的强调,正是从这一面而展开,因而日常生活,特别是那些不能被这种“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的读解方式所有效识别和吸斥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就因其可能冲淡乃至淹没前者,而始终处于一个暖



“磨盘礁!”海顺子指着前面不远处 的岛礁,像见到熟人一样兴奋地叫了起来。船停了下来。大舅小舅两人蹲在甲板上抽烟。太阳快落山了。海顺子对其中的高个说:“大舅,怎么停下来了?”“不急,还没到时候。”大舅说。又听到小舅在嘀咕:“以为是自家的鸡舍呢!想抓就抓呀?”海顺子不明白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不由心里一阵狂慌。昨晚大舅不是说要想办法吗?可一路上也不见他们做什么呀!是不是他没什么办法了?不过,大人的事,他不好多问。

太阳落山了,海面上灰蒙蒙一片。海顺子看见大舅小舅他们放下一条小舢板。“你好好待在船上。”大舅叮嘱他。然后,两人坐 到小舢板上向岛礁悄悄划去。海顺子松了口气,他猜想大舅他们这是想办法去了。半年了,爹的病总不见好。娘整天苦着脸。昨天,大舅来家里,娘说借来的钱也花光了。大舅说,他这就想办法去。海顺子听了心里高兴,隐约中听到他们说去磨盘礁,就说他也要去。娘不让,说你干什么?去了反添乱!他不高兴了,气嘟嘟地坐到门槛上,还说他跟爹半年前曾去过。最后是大舅为他说了话,他才跟着这一趟来。

天全黑透了,伸手不见五指,海面上只听见风声和海浪声。突然,船下的海面上传来“哗啦哗啦”的划水声,不一会,大舅小舅先后跃上船来。海顺子打开手电筒,看到大舅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编织袋,里面有东西在

『日常生活』
当代文学中的

■冷霜

味和危险的境地。

由于日常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当代文学中所处的上述种种语义位置,真正以日常生活为题材(而不将之非日常化)的文学作品也极为少见,邵燕祥写于1960年代初的《小闹闹》可以算是一个代表。

1980年代以后,随着左翼文学规范的支配性地位的崩解,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书写获得了较多的可能性,呈现出丰富的样态。到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的潮流中,中国社会在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大量“新”的日常生活琐碎细节更成为其中触目的内容。在这些小说中,面对庸常的俗世现实,作家往往采用一种将生活还原化的“客观”的叙述方式。不过,这种突出呈现生活的琐碎、凡庸、惰性与耗损性的文学企图,一方面提供一种对于日常生活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叙事态度,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说是一种承继着此前的社会文化现实而来的

“文化失望”的产物,因而,在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非诗意化与1950年代至1970年代文学中日常生活的非日常化努力之间,又明显存在着一种对位的关系。

在1990年代,尤其是随着1993年以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展开,都市生活的物化现实在文学中得到较诸此前更为充分的展示。在小说领域,与1980年代新写实小说有所不同的是,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往往不再作为叙述的“前景”,用以消解种种整一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多的小说家那里,它更多地被融合在对个人经验的叙述中,从而作为一种“后景”,成为他们所追求的“个人化写作”在题材、主题、风格等各方面的参量。值得注意的是诗歌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出于对1980年代后期“纯诗”风气的反思,和对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现实变化的应对,许多诗人开始在写作中强调诗歌的包容性,对复杂的当下经验的处理能力,如萧开愚所提出的“及物性”,孙文波所提出的“叙事性”,等等,由此,在他们的诗中也出现了较多的日常生活的场景,由于他们的观念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对日常生活的抒写也一度成为一种风气。孙文波认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包容使诗人“得以更加自由地将写作扩展至过去被认为是‘反诗意’的领域,从而建立起诗歌与当代生活的更加广泛的联系”,因而,这种尝试一方面包含着实验性的成分,同时也有对诗歌功能的重新考虑,意图在诗歌与当代社会、文化间建立起积极的对话关系。与同时期的小说领域的情况相比,还有一点较显著的不同是,前者通常仍保有浓厚的精英立场。

■诗路花语

那一夜,大山无眠

■方世国

那一夜,我在山里留宿
三月的清风,从谷底吹进竹林
再吹过点燃篝火的山坡,大山的情绪
便洋溢成一条奔流的花溪
躁动了山月的夜

那一夜,竹林里那只
多情的布谷,呼唤着闺寨里的阿妹
这时,山歌在夜风中彼此起落
撩动着我的每一个细胞
和每一根神经

那一夜,月光辽阔
大山无眠,每一首山歌缠绵的情意
和每一支竹笛吹出的欢快
已让我无法掩盖隐藏在心底
的那些秘密

那一夜,我不敢入眠
一闭上眼睛,就是一个扎红头巾的
阿哥,跟着一首山歌的感觉
把大山最美丽的那个阿妹
撞了一个腰

清明,在五源河

■南岛

白鹭 鸚鵡 燕鵲 八哥……是常客
我 也是常客

不远处 工人在除草
我也覺得 身上的杂念过多
跟工人小吴 已很熟
穿着绿色工作衣 怎么看 都像是一棵树
而头顶的草帽 恰如鸟巢

难怪他说 还没到家门口
两个小丫头像 像小鸟一样 飞跑出来
缠着 叽叽喳喳叫不停

真好 那些鸟儿 不再对我保持警惕
吃饱的山羊 咩咩几声 在坡上悠然歌着
很羡慕自己 也成为五源河的一部分

风吹来 芦苇丛横起晚笛
风吹来 想起离去的亲人 又有这些
接纳我的生灵 清明
我的泪水 是最好的祝福

江湖

——纪念金庸

■冯秀群

江山阑珊驻足回眸
辽阔的风烟周而复始
谁会在乎一粒尘埃
湮没于无端的刀光剑影

从未错过使骨柔情
你年少时仗剑策马
家园是你孤单的背影
随着宿命中的传奇漂泊

纵然江湖飞雪连天
也无法阻挡一缕阳光搁浅
在掌心燃烧成一个金黄的世界
在世俗与理想的旅途
中 隐匿的山水忽明忽暗
而你沉酣如水
守护着圣洁而自由的火焰

我的爸爸是船长

■陈官煌

我的爸爸是船长,
走遍五洲四大洋。
汽笛声声震天响,
那是爸爸把话讲。
要问爸爸讲的啥,
他说我想得慌。
夜夜做梦梦见我,
和我一起捉迷藏。

椰
子
树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